

## 球犯兩難

如果現在靈魂出竅的話，我會看到自己頭上罩著黑色頭套，手腳被反綁，像隻煮熟的蝦子一樣蜷曲在發霉的木頭地板上。

房間的另一頭，還有兩名男子興味昂然地看著電視上的棒球比賽，其中一名男子渾身肥肉，散發著油膩的光澤和嚴重的口臭，另一名男子有著能吸引一打迴紋針的磁性嗓音。單從這樣的線索，要從人群中指認出這兩名綁匪實在難如登天。我向來不擅長記住別人的面孔，因為我老是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地方，但說句公道話，我現在戴著頭套，根本什麼也看不到。

「爽，二壘安打！」口臭男大聲吶喊。

天花板的老舊風扇不流暢地轉動，喀拉喀拉喀拉，像早晨公園裡一整排練外丹功的老人家同時活動關節發出的聲音。電視機螢幕的微光鑽進頭套，濃厚的啤酒味爬進鼻腔，手腳和麻繩相互摩擦起了好幾個灼熱的水泡，膝蓋上的槍傷凝固的血液和牛仔褲融為一體。

我試著排除身體的不適和外在的雜訊，專心聽球賽轉播。

*三局下，中華隊的進攻，郭嚴文擊出一支中外野二壘安打，再加上陽岱鋼的犧牲打，把郭嚴文送上三壘。*

被綁架的恐懼和槍傷大量失血讓我冷汗直流，但比賽勝利的可能性又讓我腦袋發熱。

我押上全部的財產，不……，我押上我的生命賭中華隊會贏。

我的職業欄上寫著自由業，因為世俗的眼光並不認同賭徒是一個職業。但我和一般人有何不同？我也是靠著自己的努力賺錢，不偷也不搶。股市分析師、彩券操盤員、甚至賭場發牌員都被視為正當行業，但當你告訴別人你以賭博為生，大家不是一臉難以置信，就是露出輕蔑的微笑。

許多人看不起賭徒，因為他們誤以為我們是端賴運氣、不勞而獲的社會寄生蟲，但賭博其實是智力與體力兼具的活動，要成為優秀的賭徒，更需要過人的冷靜和沉著。

勝敗乃賭徒常事。賭輸的話，除了忙著閃避債主，還要調適自身的挫折失落，用樂觀向上的心態參與下一盤賭局。但比起賭輸，賭贏更加的困難。贏家得到大筆彩金以後，四周的人瞬間仿若夏季果蠅一樣大量湧現，有些人想要分錢、有些人想得到情報。贏錢本身就易令人得意忘形，再加上這麼多人極盡恭維之能事，如何讓自己不為外物所惑，實為難題。不少賭客大贏的下一局難逃大賠，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好運已經耗盡，也不是機率法則發揮作用，而是他們被眼前的勝利蒙蔽而無法保持平常心。

贏了一局就沾沾自喜的是業餘的賭客，能接連勝利的才是專業的賭徒。

賭客和賭徒不同。賭客不外是為了追求刺激和獲得彩金而賭，這是最污辱博

弈的態度。賭徒當然也希望能得到彩金，但我們真正追求的，是和平行宇宙中無數個自己競爭。骰子擲出前，結果就已確定，端看賭徒能否洞悉真相，從眾多的可能性中鎖定目標，在現實發生之前抓住命運。

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，還有什麼比賭博更有確定性呢？

今年的世界棒球經典賽，就像賭徒的麥加朝聖一樣，地下錢莊裡可看到不少曾發下毒誓要戒除賭癮的熟面孔傾巢而出。

對賭徒來講，賭博沒有收手的一天。

有時我也想放鬆幾天，不看報紙電視、不用手機網路和外界完全斷絕聯繫，但賽局的可能性總在腦袋裏無止盡排列組合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相信每個人一生中都能得到命運之神有限的眷顧，勝利的額度錯失了就不再回來，所以理當要把握每次下注的機會。只要想到這次可能就是千載難逢的良機，我就會急忙跑到最近的提款機把帳戶裏的錢全領出來，興高采烈跑去下注。現在也流行賭博網站，在網路上下注當然方便，但我覺得彩票這種東西還是拿在手上，內心才感到踏實，畢竟彩票就等同賭徒的個人身分證。

「只需要一百萬就好了，比賽完我馬上還。」我臉上堆滿笑意，對著屎哥鞠躬作揖。

屎哥是地下錢莊放貸的行員，因為他總是眉頭緊縮，一臉聞到屎味的樣子，所以大家都暱稱他屎哥，但也有人謠傳，他曾把某個來貸款的善良鄉民嚇到挫屎，故得其名。屎哥的正職其實是房仲，這個工作利於他調查借款人的信用，另外收不到錢的時候也方便直接拿房子來抵押。

「這套我都聽多了啦，每次還錢都拖三拉四。借錢時把鈔票當抽取式面紙一張接一張拿，要還錢就神隱。你祖媽咖好，把我們當慈善企業啊！」屎哥眯起他小到不能再小的眼睛，用放大的鼻孔像擴音器一樣對著我咆嘯。

熟客都知道，屎哥一臉面有難色和毫無內容的心理喊話無異於姑娘表面的矜持，客人兩腳都踏進錢莊了，錢哪有不借的道理？借錢就是這回事，拋棄自尊、供出耐心，鈔票終將手到擒來。屎哥再三刁難常讓肉腳貸款人自亂陣腳，在他們臉色發白手腳發抖的當下，屎哥就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調高借款的利息。

「一百萬，八仙<sup>1</sup>。」屎哥說。

「不要這樣啦，大哥，九出十三歸<sup>2</sup>。」我陪著笑臉。

九十萬現鈔其實很輕。一張千元鈔是 1.667 公克，九十萬等同九百張鈔票，共計 1.5 公斤，大約就是兩個排骨便當的重量。這 1.5 公斤在我走出地下錢莊的十分鐘內，就被換成了一張 1.5 公克的彩票。

---

<sup>1</sup>八仙(80%)意思就是借一百萬，實際上只能拿到百分之八十的錢，也就是八十萬。

<sup>2</sup> 借出九成的錢，歸還時還百分之一百三十的錢。

今天台日對戰，盤口開出中華隊讓分+1.5<sup>3</sup>，賠率 1.64，但之前賭讓分局吃癩，索性把全部的身家財產都下注賭中華隊獨贏盤<sup>4</sup>，不讓分賠率 2.1。

太過沉醉於下注的喜悅，我沒注意到家裡的門鎖早已被動過手腳，才打開門，馬上被罩上了頭套。

「兄弟，你借的五十萬打算什麼時候還？」一股冰冷的金屬感直貼我的胃部。

之前南韓對戰荷蘭的時候，在地方角頭半脅迫半利誘之下借了二十萬元，押了理當穩贏、賠率也不高的南韓，沒想到南韓卻以零比五遭荷蘭完封。心有不甘，我又和角頭借了三十萬，想在預賽最後一場的台韓對戰鹹魚翻身。賽前盤口開出南韓讓分-0.5、賠率 1.6，但想到上次押南韓鎩羽而歸，我改賭大小盤<sup>5</sup>，下注大分 7+，賠率 1.85。誰知道，一個禮拜內五十萬全都打了水漂。

只要想到這兩場失敗的賭局，我就為之氣結，但悔恨乃最低級的賭徒行徑，積極往前才是適切的賭徒之舉，今天台日之戰絕對是我從谷底翻身的機會。

「大哥，我身上沒錢。」我據實以報。

這也不是我第一次遇到討債的人了。一般他們都傾向恫嚇而不會真的動手，諸如在門口潑油漆、灑灑冥紙、或打恐嚇電話，但這麼快就找上門討債的，我還是第一次遇到，或許是最近世棒賽賭金流動大，連黑道都缺錢。

「騙肖！」對方一拳揮過來，在黑暗的頭套裡眼前的金星似乎更加地耀眼。

對方一手用槍抵著我，另一手搜括我身上的東西。我連個皮夾或是手機都沒有，他發出嘖的一聲。頭套下的我臉上浮現勝利的微笑，因為剛剛買的彩票仍安然無恙在右腳鞋子裡。

「你哪裡還有錢？」他鏗而不捨地用手槍頂著我乾瘪的肚子，我從早上出門借錢到現在都還沒吃東西。

「真的沒錢啊，大哥。銀行存摺在左邊櫃子的第一個抽屜，你自己看。」

過了幾分鐘，兩點鐘方向傳來另一個聲音，這個充滿磁性的低沉嗓音聽起來不像流氓，倒像深夜的廣播節目主持人：「三個存摺加起來只有七千多塊，真是太窮酸了。」

「你這房子值多少？」面前的男子問。相較之下他的聲音厚實混濁，聽起來似乎是個胖子。

「這…這是租的。」房價這麼高，買得起房子我還需要和角頭借錢嗎？

「找到了，有一張保單。保了…三百萬。」廣播主持人說。

我好奇他在哪找到保單的，畢竟連我自己都忘了放在哪裡。

「不要我們領你的人身險的話，就說出你的錢都放哪。大家都是出來混口飯吃的，老子也不想弄出人命。」面前的男子說。

「我真的沒錢了，只剩爛命一條。」我無奈地回答。

<sup>3</sup> 讓分越多表示隊伍越沒有贏面。中華隊讓分+1.5 代表該隊輸日本兩分之內，都算下注者勝利。下文南韓讓分-0.5 分表示該隊要贏 1 分以上才算勝利。

<sup>4</sup> 獨贏盤直接以下注隊伍的勝負決定賭局的輸贏。

<sup>5</sup> 大小盤計算兩隊得分總和，以文中台韓戰為例，下注大分 7+代表兩隊得分總和需大於 7 分才算賭贏，小分則需相反。

欠債的訣竅，就是和對方耗下去。如同賽局理論所言，合作才能達到最大的利益，債主痛毆或殺掉欠債者，除了獲得爽感，並沒有實際上的好處，從這個面向著眼，其實只要臉皮厚一點，全身而退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。

「你知道嗎，保單的三種用法？」廣播主持人用充滿知性的聲音解釋：「最基本的就是保單貸款，但你的保單才保第七年，貸款是借不到什麼錢的。」

雖然看不見對方，我還是很誠意地點了點頭。他說的沒錯，保險員和流氓相去不遠，只是拉保險的是合法的吸血蟲。一般來說，保單貸款可以借到解約金的九成，但前六年繳的保費幾乎都是保險員的佣金，所以第七年的保單解約金根本所剩無幾。

「第二個情況」他繼續說：「我們可以打到你受傷住院，然後你把理賠金給我們。」

我臉上的肌肉不自主抽搐了幾下。

「第三種情況，我們也可以領你的身故保險金。」像是要製造懸疑的氣氛，他故意停頓了一下，或許也是在觀察我的反應。

「身故受益人『林致斌』，這是誰？」

「我兒子……」我離婚後，和前妻同住，還在讀高中的兒子。

來討債的兩個流氓似乎鐵了心要拿到錢。不想讓兒子身陷險境，也不願讓自己死於非命，我只好乖乖交出彩票，表示晚上比賽贏的話，馬上就能還錢。其中一個流氓打電話請示大哥以後，不情願地拿走彩票，但或許是怕比賽輸了會收不到錢，他們決定把我綁走當肉票。說實話，不會有人替我付贖金的，我心裡想。

我被五花大綁丟在汽車的後座，粗糙的頭套弄得我臉部發癢，老舊的汽車中充斥廉價的二手菸和黏膩的汽油味。

車子開了大概四十分鐘，也有可能是一個小時以後，遇到接連的上坡，窗戶的縫隙滲入芬多精的味道和昆蟲鳥類歡欣鼓舞的鳴叫，看來是進入山區了。

森林清新的味道讓我異常懷念。我回想起兒子念國小的時候，因為自然課作業養了一大堆的蠶，某天一大早我開車帶他到山上採桑葉。

我也有過一陣子幸福平穩的家庭生活，只是不知何時開始，一切急轉直下，一回神，我已經在人類金字塔的底端了。

儘管這樣，我還是想活著。

大約過了十分鐘，車子停下。我被槍抵著走進一間充滿潮濕木頭味的房子。

「坐下！」持槍的男子命令。

我順從地坐下。男子把我手上的麻繩解開，但自由總是短暫，他接著把我已經麻痺的雙手和桌腳綁在一起。男子一邊用力一邊氣喘吁吁，隔著頭套還是聞得到他混雜著菸酒和肝火的口臭。

「我再去跟老闆連絡一下，你看著他。」廣播主持人對面前的口臭男說。

廣播主持人的腳步聲遠離以後，我小聲地和面前的口臭男說：「啊，那個…大哥，不好意思，我想上廁所。」

「你他媽的，我繩子才剛綁好啊！」口臭男不悅地表示。

「很急啊，我想拉屎。」

口臭男像遛狗一樣把我引導到室外。

「啊…可以幫我把頭罩拿掉嗎？」

「上個廁所囉囉嗦嗦，你頭前就是樹，緊放屎啦！」

「大哥，我什麼都看不到，如果身上沾到屎的話，進屋子可是要大家都得聞屎臭味啊。」

口臭男用槍抵著我的背，然後拿下頭套：「不要回頭，敢轉過來你就死定了。」

瞬間光明湧現，有如升天。我眨了幾下眼睛調整焦距，看到面前簡陋的小木屋，出入口沒有門，只是單純的挖空，窗戶的部份用大約全開的中華電信海報遮著，靠近屋頂的部分裝飾著平常會在聖誕樹上看到的燈泡串。屋內隱約可以看到廣播男講電話的身影。

「你不是要棒賽，卡緊ㄟ。」胖子用手槍戳了我一下。

我走到樹旁蹲下，頭上的五色鳥充滿緊張感嘟嘟嘟嘟叫個不停，我觀察四周，沒有路標也沒有電線桿，實在看不出來現在到底在哪裡。

大約過了五秒鐘以後我說：「那個…大哥，你一直看著我大不出來啊。」

「你娘們啊，拉個屎要求這麼多。」

「拜託站遠一點啦，大哥！感激不盡。」

沉重的腳步踏在草皮上發出聲響。我偷偷轉頭，眼角餘光看到男子已經站到幾公尺外，不耐地來回走動。口臭男和想像中一樣，是不論什麼季節似乎都滿頭大汗的胖子，雖然頭髮理成平頭，也絲毫不見清爽感，腦勺的肥肉看似肚皮般一層層相乎依偎。

我再往小木屋裡看，確認廣播男仍然在忙著講手機，馬上像打帶跑<sup>6</sup>一樣拔腿飛奔。胖子的「幹」一聲先從我背後傳來，龐大的身軀追趕在後。沒過多久，屋內另一個人聞聲也跑了出來，他輕快的腳步聲和胖子笨重的步伐，像華爾滋三拍一樣交錯響起。

碰！背後傳來一聲巨響，花了幾秒鐘我才意識到是槍聲。雖然愛賭博，但基本上我還是過著守法市民的生活，槍響的聲音，除了在電視和電影之外還沒實際聽過。

碰！又傳來一聲槍響。我氣喘吁吁往前衝，此刻還真當自己是電影主角英勇穿越槍林彈雨。突然下肢傳來一股灼熱，子彈像一根燒紅的鋼釘嵌進膝蓋。正當我覺得中槍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痛時，疼痛感如巨浪襲來。我往下看，子彈卡在膝蓋裡，雖然沒有大出血，但血肉模糊的傷口嚇得我冷汗直流。

瞬間我暈了過去，進入黑暗的世界。

---

<sup>6</sup> hit and run，棒球用語。

我張開眼睛，眼前一片黑暗。

「我死了嗎？」不是。只是被罩上了頭套。

「我在哪裡？」問題浮現的瞬間，馬上想起自己被綁架。

過去也曾有幾次這樣的經驗。喝醉以後倒在路邊，醒來以後「我到底在哪裡？」這樣的恐懼排山倒海襲來。

頭上傳來風扇運轉喀拉喀拉的聲音。像是全身開關同時被打開，膝蓋的槍傷劇烈疼痛，臉、肚子和四肢也都有被毆打後的腫脹刺痛感，再加上被粗糙的麻繩反綁的手腳也都痛到像要燃燒起來，實在不知道要先擔心哪個部份。

但既然會痛，應該還沒死吧。

*第一局下半，中華隊的進攻，彭政閔擊出一記飛球遭日本隊接殺。*

*中華隊連續三位打者遭到接殺，結束了這一局的進攻。*

不遠處傳來熟悉的棒球轉播。我扭動著身軀，朝電視機的聲音和光源前進，突然肚子又挨了一記攻擊。

「攔亂來就要你好看！」口臭男混雜著國台語叫囂。

我像條擱淺的魚在地上不斷抽動哀嚎。

「怙怙啦！」他又踹了一腳，我再次痛到失去意識。

*第三局上日本隊的進攻結束。王建民目前的用球數是四十球。根據這次比賽的規定，每位投手的最高用球數是八十球。*

我蜷曲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地聆聽電視轉播。

其實我在二局下半的時候就恢復了意識，但身體的疼痛頻頻打斷思緒。每個受傷的部位都散發大量疼痛，爭先恐後地哭喊自己的不幸。過了一會，痛感達到了平衡，變成無感。我就這樣靜靜地躺著，腦中響起氣球的爆裂聲，感受我體內的細胞一個一個死去。

真正令人感到痛苦的不是疼痛也不是負債，而是活著這件事情。我的人生，往前看是無奈，往後看是失敗，但又害怕死亡，什麼都不能做，被夾在時間的縫隙中，眼睜睜看著時間流逝。

第三局下半，球賽出現轉機，中華隊接二連三有人上壘。

口臭男大聲吶喊：「爽，二壘安打！」

我聽著轉播，在腦內放送比賽畫面，郭嚴文在一壘...二壘...三壘.....他回到了本壘，中華隊率先打破僵局，以一比零領先日本。

本來滿頭冷汗的我，現在全身發熱。這一定是個啓示，中華隊會贏，我的人生也能重新開始。

「大哥，幫幫忙好嗎，我也想看比賽啊！」我鼓起勇氣開口。

「你之前沒有亂來的話，也不會落到這樣的下場。」胖子說。

「拜託，你看中華隊都要贏了，我怎麼能不看。」

「再吵我就讓你沒辦法開口說話。」

*第六棒林泓育揮棒落空遭到三振，結束了中華隊三局下半的進攻。*

第五局下半，林哲瑄跑回本壘，中華隊以二比零領先日本。我的歡呼聲淹沒在兩個流氓喜悅的髒話中：「幹你他媽的真是太屌啦！」

我感到無比的平靜，接踵而來的喜悅像一層油慢慢浮上表面，而深深的感動在我心底沉澱。中華隊的勝利就是我的勝利，我與他們的命運緊緊相連。

賭博是一種和社會產生聯繫的方式。不管是球賽、賽鴿還是選舉，當我下注時，我的命運就和投注的對象結合在一起，如果我投注的對象勝利了，就代表我所認同的價值觀同時也被整個世界認可。賭博得到的不只是金錢，更是自我價值的確立。在這個人際關係疏離的現實世界中，還有什麼比賭博更能建立人際羈絆呢？

「有些可惜啊。」廣播男表示。我不知道他在對誰講話，是說他們沒下注很可惜，還是說我賭對了卻被綁架很可惜。頭套下的我顧不了這麼多，露出了沒人看得到的勝利的傻笑。

電視機再次爆出了熱烈的歡呼聲，我的喜悅達到沸點，瞬間我遺忘了身體的不適，流下感動的眼淚。只憑我自己，絕對得不到這樣贊同，不會有人爲了我而歡呼或鼓掌，正因如此，我必須下注，讓球員成爲我的替身，完成我勝利的企盼。中華隊的勝利就是我的勝利。

不要問歡呼爲誰響，所有掌聲都因我而起。

終於比賽來到了九局下半，這場比賽的結束，將是我新的人生的開始。

九局上日本隊得到一分，追成三比三平手，但現在是中華隊進攻，只要得到一分，比賽就結束了。或許日後在另一場賭局，我會插科打諢地告訴其他賭友我這段有驚無險的綁票體驗。

九局下正式開始。我屏息以待。

日本隊換了投手，中華隊也換上代打，打者成功攻上一壘。

我相信一切都會順利。

想起以前高中的時候，曾經被強迫參加馬拉松比賽。剛開始跑的時候，想說跑步似乎很簡單，結果才跑到中途，步調大亂、換氣困難，痛苦的不得了。雖然痛苦，但不知剩下的路還有多遠，只好一直看著前面跑者的背影神智恍惚地一路往前，最後竟然也跑完了全程。終點線伸手可及的當下，呼吸仍然紊亂，精神卻變得振奮。辛苦了這麼久，但一切都必須結束，滿心不捨。

眼前的一切都令人感到不快，肉體的劇痛、被剝奪的視覺、刺鼻的廉價煙酒、木屋的霉味、綁匪連珠炮的髒話和威脅，但這一切終將結束。此刻仿若靈魂出竅，端詳自己落魄的身影，內心百感交集，不知是可憐可愛可笑可恨還是可惜。

九局下半顯得格外漫長。原本勝利在即的狂喜持續過久，開始轉爲疲憊。目現兩人上壘、兩人出局，關鍵的一分遲遲沒有出現。只要再一分比賽就結束了，

只要再一分。

「只要再一分」，我聽著我自己這樣荒謬的請求。或許只要是人類都會有這樣虔誠祈求「再一分」的時候，然後得到一分以後沒多久，又再向命運雙手合十，請求恩賜下一個「再一分」。

第九局下半結束，中華隊沒有得分，和日本隊戰成平手進入第十局延長賽。

兩名綁匪不悅地大飆髒話亂摔東西，其中一個人洩憤地踹了我一腳，同時打翻的啤酒流到我身旁碰到了傷口，讓我痛的不斷哀嚎。

第十局上半結束，日本隊拿下了一分，以四比三逆轉。如果我當初下注中華隊讓分-1.5 的話，我的苦難現在就結束了……。悔恨像逆流的胃酸，就算腹中早已空無一物，也讓人想吐。

中華隊還有第十局下半得分的機會，仍然可能在不讓分的情況下勝利，但我開始驚慌，如果比賽**真的**輸了怎麼辦？

*第十局下半，中華隊的進攻。*

失敗就像勝利的陰影，沒有人想正視它，但它始終存在，沒有人敢正視它，就怕看了一眼失敗就會成為實體。

*第一位打者是第五棒的張正偉，他擊出一支中外野飛球，慘遭接殺。*

我心一沉。命運之神不懷好意吹了一口氣，失敗像氣球般膨脹。

*第六棒高志綱擊出右外野安打，順利攻上一壘。*

我像是排出惡運般吐了一大口氣，然後和電視機爆出的歡呼聲一同放聲吶喊。我握緊雙拳，深怕一閃神，運氣就會從我掌中溜走。

*張建銘出棒了，這球打的漂亮，是支右外野安打。目前中華隊一人出局，一、二壘上都有跑者。*

一切都會否極泰來，一切都會否極泰來……我不斷重複在腦中默念。

*第八棒陳鏞基打出了一支界外球，目前球數兩好一壞。*

*陳鏞基出棒，又是一支界外球，球數兩好一壞。*

*這球選的好，是個角度偏低的壞球。目前球數形成兩好兩壞。*

陳鏞基又出手了，很可惜打成一支界外飛球，累積球數仍然是兩好兩壞。

*陳鏞基擊出了游擊方向的滾地球。雙殺，三出局。*

比賽結束，日本隊以四比三取得勝利。



我像是蟬蛻<sup>7</sup>般蜷曲在地上一動也不動，彷彿只要靜止，就不會有人發現我的存在。內心的不甘滿溢為眼淚，沾濕臉上的頭套。

賭局即人生，人生即賭局，兩者都是在悔恨中度過。滿手爛牌的人憂心該如何起死回生，大汗淋漓；滿手好牌的人卻怎樣也贏不了，面紅耳赤。究竟該繼續還是放棄？努力硬撐，有人稱為信念，也有人稱作冥頑不靈；果斷棄牌，有人稱當機立斷，也有人稱之為逃避。

早知如此何必當初？因為事後諸葛何其容易，看清局面卻無限艱難。

「那我們就把事情解決吧。」廣播男說。我聽見舉槍上膛的聲音。

*碰!*

跟隨在槍聲後的是一聲淒厲的尖叫，但不是我的叫聲。

「幹拾娘，你射中我的肚子了。」胖子發出痛苦的抗議。

「沒一槍斃了你真是浪費子彈。」廣播主持人平靜地回答：「賽前打電話給老大的時候，他說你污了他的錢，要我球賽結束馬上幹掉你。」

「殺了我你也逃不過賊頭<sup>8</sup>的，你等著瞧。」

「這就不用你擔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綁架了這個衰鬼，雙方扭打，結果兩人都中槍掛點。」廣播男把腳踩在我的肩膀上：「至於你…你的彩票比賽前我就幫你退注了，反正你也用不到錢，我會幫你花掉的，哈哈…」

*碰!*

一聲慘烈的哀嚎劃破濃密的火藥味，但傳來的不是胖子的聲音，是廣播男。

「你以為我只有帶一把槍？」胖子說。

雙方開始陷入激烈的唇槍舌戰，伴隨著如放鞭炮般歡天鼓舞的陣陣槍響。

空氣中充滿嗆鼻的火藥味和黏膩的血腥味，還有我失禁的排泄物的味道。相較於味道濃度過高的空氣，四周變得格外安靜，只剩下電視中球評滔滔不絕發表自己對於台日大戰的後見之明。

「兩位大哥……」我小聲地說。

「兩位大哥……你們還在嗎……」

我又說了幾次，音量越來越大。

「救命啊！誰…誰來救救我！」我竭盡吃奶的力氣大聲嘶吼。

只有天花板的風扇喀拉喀拉喀拉發出回應。

---

<sup>7</sup> 蟬蛻下來的殼

<sup>8</sup> 警察